



水书：古老文明的遗存

刘守华

在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的水岩乡水东村，当地水族人常用水语吟唱一首古老歌谣，翻译成汉语是这样的：“有个老人叫陆铎，四季居住山洞中。青石板上造文字，造得文字测吉凶。所有良辰全送人，等到自己造房时，书上已无好日子，无奈只好住洞中。若问深洞在哪里，就在水岩和水东。”陆铎公在青石板上造的用来测吉凶的文字，被当地人称为水书。

关于水书的起源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。据说陆铎公曾和其他5人一起，被水族乡亲推举到仙人山请天师公传授文字。天师公让他们描摹水族地区的飞禽走兽和用具图样，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字。6年后，他们学成返乡。途中5人病死，只有陆铎公历尽艰难返回家乡。他把这种文字传给了水族的后代，这就是水书。

水书是什么

传说毕竟是传说，但水书却是真

真切切存在的。2006年8月我们来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都匀市的时候，正赶上50年州庆，为此举办的三大展览之一就是“黔南水书文化展”。走进设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校园内的展厅，我们立刻就被水书的神秘和丰富吸引住了。

说其神秘，是因为当一本本经过了岁月磨蚀留存下来的残破水书摆在面前时，尽管纸面上满是规整、清秀的方块字，在场的观众却一个字也认不出来。据介绍，不仅是外族人，即便是一般的水族人，也视水书为天书。那些似象形又似会意的文字是什么意思？那些动物、植物的图案又代表什么？这些记载着古老文明信息的符号，实在让观众好奇不已。

说其丰富，是因为展厅里的千余件水书文物精品和水书研究成果令人叹为观止。这样的数量不能不让人发出感慨：在那样偏远的地方，穿越了如此长久的时光隧道，历经天灾、人

祸，留下来的水书却居然不是一两册的孤本，而是几百册上千册的规模。据介绍，目前仅征集到的水书册数就已经逾万。而且水书的载体也丰富多彩，除了手抄本之外，水族地区的碑刻、刺绣、牛角、陶瓷、木盘、印章上面，随处可见水书的印迹。如今在遥远偏僻的水族山寨，或许不经意间还能在某一种载体上发现这种奇怪的文字。

水书究竟是什么？展览展示：水书是迄今世界上活着的象形文字之一，是水族先民用类似甲骨文、金文的一种古老文字符号，记载水族的天文、地理、宗教、民俗、伦理、哲学、法学、美学等文化信息的古老典籍。

古文字学家们一直幻想，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古老部落的遗存，破译那些出土文物上的神秘符号似乎就有了突破口。2003年12月，一位民间收藏家将自己20年前收藏的一只北宋早期河南临汝窑八瓣陶瓷注碗上的10

个神秘符号寄给了荔波县档案馆，专家们的研究结果令人惊讶，这10个符号竟然是代表天干地支的水书文字。

水书的用途的确主要是占卜和祭祀，它类似于汉族的《易经》。水书分为公开场合使用的“普通水书”——水语谓之“白书”，和隐秘场合使用的“秘籍水书”——水语谓之“黑书”。笔者数了数，展厅里展示的水书涉及了农事类、出行类、时令节庆类、历法类、占卜类等16个种类。有一套《万年轻镜》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部，是清康熙年间的抄本，里面涉及了水族古代的天文、地理、社会历史、宗教信仰、语言文学等。还有一套清乾隆年间留传下来的水族吉祥纸牌，一共26片，每片都绘有代表吉凶的不同图案，十分有趣。千百年来，水族人就是按照水书中有关农事、营建、出行、婚丧等规矩条文生活着的。实际上，水书就是水族的百科全书，是水族文化的浓缩。这些古文字在今天的水族社会中，仍然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，甚至目前民间还在使用。

神秘的水书先生

水书由于其怪异的文字构造和独特的用途，因此能读懂、运用的人极少。这种文字的传承主要是依靠水书先生这个特殊群体的手抄和口传。水书先生去世后，他们用过的水书一般由后代重新



荔波水书展馆

抄录然后随葬。

笔者在荔波县档案馆看到了几位水书先生，他们是档案馆请来帮助破译水书的。从外貌上看，他们与我们在城市里看到的农民工别无二样：晒成古铜色的皮肤，穿得褪了色的衣衫，寡言、敦厚。但他们每个人都身怀绝技，而且有着不平凡的“从业”经历。

65岁的蒙熙能老先生自称大专毕业，出生于水书先生世家。他的普通话在请来的这几位水书先生中算是不错的，且健谈，所以当他放慢语速时，我们与他交流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。

他告诉笔者，水书的传承主要是在家族内部秘密进行的，而且要严格恪守“传男不传女、传长不传幼、传内不传外”的原则。即便是男性子嗣，最后确定由谁来继承也还是有一套严格规定的。不仅要测这个晚生后辈的生辰八字，还要考察他的学习能力和道德品行。蒙熙能在1957年读初中时，被长辈们看中，开始学习水书。在学习之前，长辈带他去拜了陆铎公，然后按照要求背书、掌握口诀。当时主要是利用暑假的时间进行学习。在大致学完了几本书后，就可以为族人测算了。测算时要一视同仁，为每一家测算都必须认真，不得敷衍了事。而且不能主动收费，不许讨价还价。



整理中的水书

收钱收物、收多收少都没有固定标准，完全由对方决定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寨子里一些比较有名的水书先生家里都被抄没过，许多被揪斗出来的水书先生命运也很惨。从那以后，大家唯恐避之不及，都很害怕提到水书。但是水书毕竟是祖辈们留下来的传家宝，许多家族还是舍不得丢弃，于是一些不太为外人所知的水书先生就把家里的水书包裹起来，藏在岩洞或稻田里。目前留存下来的水书主要就是这部分。

水书的内容，写在纸上的文字所包含的意思还不到全部内容的一半，大部分属于口传部分，要通过秘诀来解释。在学习时，这些秘诀都需要熟练背诵，水书先生在进行测算时，一般不用翻书，或者简单地看两眼，主要是通过口诀和自己的领悟进行释说。水书是属于家族的，而且



水书原件



水书先生蒙熙能和潘老平在探讨



最年轻的水书先生蒙文兵

“天机不可泄”，所以即便每一家水书上的符号一样，所承载的内容也并不完全相同，并且他们相互之间也从不交流。聊到这里，蒙熙能很感谢荔波县档案馆提供了这次机会，把各家的水书先生都请到一起，大家现在没什么顾忌了，可以自由地进行学术探讨。

目前健在的最年轻的水书先生要算是44岁的蒙文兵了，这一次他也被请到档案馆。我们采访时，他一直默默地翻书、记录，很少插话。但他毕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新社会的水书先生，所以学习水书的经历一定很独特。经过一问一答费力的对话，我们终于从他磕磕绊绊的普通话中了解了学习过程的大概。

蒙文兵是在上初中时跟公公（祖父）开始学习水书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家的家传是隔代的。他的父亲

年轻时曾经学过水书，但“文革”中遭到批判，被斗怕了，从此再也不动水书了。公公不希望水书在家族中失传，于是开始偷偷地教孙子。蒙文兵的学习也不敢明目张胆。在学校里，每到半夜同学们都睡了，他才敢拉上窗帘点上油灯开始研究口诀，如今已经学了27年。

水书目前主要集中在黔南州三都、荔波、独山和都匀等四个县市。据黔南州对这四个县市的水书先生普查，目前健在的水书先生共有200多位，而深知水书的只有20多位，且大多到了耄耋之年。他们是目前解读水书的唯一群体，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梁光华院长的话说：“倒下一位水书先生就是倒下了一座水书的宝库。”目前州里已经给水书先生建立了档案，并定期给他们体检，还利用声光电等现代化的方式将其解读水书的过程记录下来。

水书先生从原来的被指责受歧视，转变为如今的被重视受保护，他们由衷地感谢政府。我们提出与他们合影留念时，几个人都回屋拿了一件衬衣（那种部队战士穿的军绿衬衣）套在背心的外面。他们认为我们是政府的人，和我们合影是一件很正式隆重的事情。

对水书的抢救

早在1986年，三都水族自治县档案局就开始关注水书。1987年，国家档案局首次下拨专项经费6万元给县档案局，用于征集、抢救水书，当年

共征集了200余册，但并没有形成征集的气候。2002年3月，水书入选《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》，更大规模的水书征集活动开始在黔南州相关县市中展开。2003~2004年，财政部、档案局又下拨全国重点档案抢救补助经费6万元用于水书抢救，同时各级财政部门匹配下拨专项经费45.5万元。截至目前，全州共征集到水书13771册，水族文字的对联、条幅30幅，还有一些水族工艺品及图片。

荔波县档案馆馆长姚炳烈是水族人，上个世纪60年代初出生，能说一口流利的水话，唱起水歌来更是声情并茂，但他最初却不知道水书为何物。2002年，姚炳烈刚调到档案局的时候，有一天偶然从一堆旧物中翻出几本印有奇怪文字的小册子。他向人请教，才知道这东西就是传说中的神秘水书。回到老家的寨子里，老人们告诉他，过去寨子里许多家都有这种水书，“文革”期间破四旧，这些东西被红卫兵视为封建迷信的产物，抄、没、烧、毁，水书先生也被看做是牛鬼蛇神，谁家还敢留存水书？从此这东西再难见到。即便过了20多年，即便已经走进了新世纪，但寨子里的老人仍然心有余悸，谈水书色变，无人敢承认自家存有水书。面对这几册残本，他们更是又摇头又摆手，坚决否认自己认识上面的符号。老人们越是推辞，姚炳烈兴趣越大，这里面值得研究的东西肯定不少。于是他用水族最隆重的礼节招待寨子里德高望重的寨老们，用水话和他们拉家常，唱山

歌，终于获得了信任，得到他们的捐赠。从2002年7月开展征集工作以来，荔波县档案馆已从民间征集到水书原件7500册。

为了抢救水书，黔南州制订了工作方针：保护为主，抢救第一，合理利用，传承发展。

水书原件由于长期散存于民间，而且在特殊历史时期为了留存下来，许多家庭都不得不将其藏于岩洞中或埋在地下，所以破损情况十分严重。在荔波县档案馆我们看到，大部分原件都有霉烂、损毁、虫咬、褪色的现象，完整的很少。所以对征集进馆的水书原件必须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：首先是进行登记、消毒、烘干处理；其次制作木箱，保存那些珍贵的水书原件。档案馆设立了水书特藏室，进行科学管理，同时逐步对原件进行计算机扫描录入，并刻录成光盘。

为了破译水书，荔波县档案馆这次请了6位水书先生住馆翻译，目前他们已经干了三个月，一个月回乡下家中一次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一天一个人平均能看6~7册。但他们毕竟都上了年纪了，长时间阅读，头昏脑涨，精力不够用。70岁的潘老平先生不认识汉字，汉话说得也很有限。他从15岁开始学水书，非常精通。他说，每天这样干很累，但为了国家，为了农民，一定要坚持把水书整理出来，因为水书中有很多关于农事的经验。

目前水书先生所做的工作，是进行年代、类别和内容的初步鉴定，然后分类、填表、翻译。据介绍，荔波

县档案馆已经著录鉴定了1516册，发现其中有清代各个时期传下来的水书，以及明代的手抄本、木刻本8册。另外一个重要收获就是，在县档案馆现存的水书中，发现共有水族古文字800多个，加上异体字，大约有1400多个。到目前为止，业已完成翻译的有《亥子丑卷》（1~2卷）、《春寅卷》、《九星预测卷》、《营造卷》、《婚嫁卷》等31册（卷），有待出版发行。

抢救水书日渐成为黔南州的一件大事。2003年，荔波县人大代表提出《关于抢救整理开发利用民族古老文字——水书，并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》的议案，政协委员也将水书的抢救征集作为提案内容。2005年7月，三都县人大制订了《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书保护办法》。《黔南州水书保护办法》和《黔南州命名水书传承人认定标准》等管理规定正在草拟之中。力争将水书申报为《世界记忆名录》和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》的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。

为了将水书这种古老文字传承下去，黔南州计划要编写《水书初识读本教材》和《水书字典》，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设立水书研究机构，学报上开辟“民族文化研究”专栏，刊载水书研究论文。州里还专门制订了抢救水书的五年计划。

水书的整理、研究工作的日益活跃，似乎让我们重回很久以前的水族社会，找到了一条与水族先人对话的渠道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档案杂志社）